



异国乡情

陈残云

花山文艺出版社

I267/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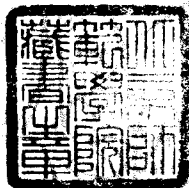
DF54/05

异
国
乡
情

陈
残
云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石家庄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76647

876647

异国乡情

陈残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9 1/4印张 2插页 215,000字 印数: 1—41,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286·15 定价: 0.90元

DF 54/05

《异国乡情》序言

四十年代初期，在烽火漫天的年月里，我曾在日本军阀占领下的马来亚，过着奴隶般的痛苦生活。一九四三年十月，我和几位年青的朋友，冒着危险，逃出马来亚，潜入泰国，绕道老挝、越南，回到中国来。前后历时两个多月，越过了几重封锁线，才安然抵达被称为文化城的桂林。在桂林，我写了近十万字的报道性文章，揭露日本军阀在马来亚的残酷统治，叙述了同样在日寇铁蹄下的几个国家的生活苦况。第一篇文章《走出马来亚》（当时的题目是《今日马来亚》），发表于桂林大公报，连载了三天，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其所以被重视，是因为日寇把马来亚视为军事占领区，严密封锁，外间根本不知道内里的情况，我的文章揭了底。

以后的十多篇文章，写了泰国、老挝和越南的社会生活，没有在报刊发表，准备出单行本。但战事形势突然紧张，日寇进攻湘桂，桂林紧急疏散，单行本出不成了，我将原稿交余所亚同志带去重庆，转交夏衍同志。战争结束后，余告诉我，夏公将原稿放在新华日报，其后国民党反动派封闭新华日报时，我的稿子也一同遭了殃。我的文章写得并不好，但它记录了战争年代的异国风貌，有它的可爱之处，被反动派毁灭了，使人痛心。现在，幸存的一篇只有《走出马来亚》，我对它极为珍视。

这篇文章使我忘不了过去的眼泪生活，也记录了一个爱国青年的可贵行动。同时也因为它，使我在十年浩劫中蒙上不自之冤，或许我所敬爱的师长和前辈金仲华同志，也受到了牵连。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文章发表以后，收到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金仲

华同志一封信，说：美国驻桂林陆军供应处的人看了我的文章，很想和我见见面，问我愿意不愿意。我回信同意见面。接着，金领我到美陆军供应处去，并替我作翻译，和该处的两位美国人会见。美国人告诉我，他们看了我的文章，觉得很有价值，已翻译了英文寄回美国报纸发表。这以后，我和他们会见了几次，谈论如何援助马来亚游击队的问题，我要他们先援助广东的东江纵队，再援助马来亚，他们不同意，也就没有再谈了。每一次谈话都由金作翻译。战争中的问题很复杂，和美国既是共同抗战的盟友，政治思想又有对立的一面，我这个缺乏斗争经验的年青人，难于处理这些复杂问题，只有不欢而散。

可是在十年浩劫中，我这些可贵的爱国行为，竟被套上“美特嫌疑”的帽子，受到“最最革命”的人们的严厉审查。金仲华同志却含冤去世了，和我这件事是否有关，我不知道。如果有关，那就是对爱国志士的肆意诬害。金仲华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国际评论家，长期以来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把他看作老师和前辈，他的含冤而逝，使人悲愤。如今藉着重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对他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沉痛的悼念。

另一篇短文《遥寄星岛》，副题写上“胡、沈二先生”，胡是胡愈之、沈是沈兹九同志。我初抵新加坡的时候，受到他们的热情关注和爱护，使我深深怀念。当新加坡沦陷前夕，他们在动乱中撤去印尼，一度传闻他们牺牲了。日寇投降后，看到报纸消息，知道他们安然回到新加坡。我惊喜之余，写了这篇文章，其后新加坡的《风下周刊》转载了此文，这都是令人高兴的事。现在，胡、沈两位老同志，越老越健，在新长征中继续前进。祝贺他们更健康，更长寿，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走出马来亚》和《罗马尼亚纪行》，可以作为我在外国生活的对比。前者象一个苦难的囚徒，饱含着痛苦和泪水。后者是

作为新中国的文化使节，出国访问，受到友好国家的热情接待，充满了友谊和欢笑。不同的际遇，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心境，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同时真实地纪录了中罗两国人民的友谊，描绘了二十多年前罗马尼亚社会的风貌，对增进两国人民的情谊，具有一定意义。

一组香港生活的散记，将带给人们另外一种印象。这个被称为“东方之珠”的国际冒险家的乐园，到底是什么样子？在访港过程中，在新、老朋友的亲切接待和帮助下，使我接触了社会的一角，耳闻目见了不少生活现象，都作了客观的叙述，让人们去理解、分析。这当中，自然有欣赏，有揭露，有评议。新中国诞生之前，我曾在香港前后生活了十年，对它的社会本质，历史情况，生活情况和人情世道，是有所了解的。虽然相隔了三十年，它在外貌上，生产上、生活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没有变，贫富悬殊，物质诱惑，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处处是善良者的陷阱等等，没有变。正是如此，我经过很短时间的访问，观察，了解和体会，写了较多的文章。我相信读者从我的文章中，多少会看到香港的生活侧影，而更加热爱我们不断改善、充满朝气、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活。

一组表现国内生活的文章，主要是三中全会后写的，对农村的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新的变化，作了热情的赞扬。

在十年浩劫中，老师和战友蔡楚生同志受到严重的摧残，含屈逝去。老战友黄新波、周钢鸣同志，受摧残以后也离开我们了。几篇悼念文章，表达了我的真挚感情。

想着重谈一谈《重访水乡》。这篇字数不多的散记，文字粗糙，感情拘束，还受左倾思想的束缚，不是一篇好文章。但一九七三年发表于南方日报后，引起知识界的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高兴，也有许多关心我的青年读者欢欣，为我重现文坛而相告。可是不久，

我竟成了“回潮复辟”的重点对象，文章题目叫做“重访”，就是“复辟”的证据云云。有关方面组织好批判文章，准备对我开炮。

其实，我的文章是赞扬一个大队以生产好转、生活改善，来批判林彪一伙对农村的非议的，这和当时的“批林”运动并不相悖。不同的是，“四人帮”的所谓“批林”，是一个假象，而我的“批林”是真的，因此几句平淡无奇的实话，如说“这群政治骗子根本不懂得农村，也不懂得农民，却胡说农民缺吃少穿”，就刺得他们头脑发昏，想拿我来开刀。但我是个“臭老九”，既无权无势，也没有本领跟他们争权争势，有人从旁说几句开脱的话，也就对我开了恩，把准备好的刀子藏起来。以后几年，我不但没有“回潮”，而且是“退潮”了，全搁了笔，静观时局的变化，看着一些政治大爬虫、小爬虫的呐喊和表演。

现在，我把《重访水乡》收在集子里，加以说明，目的不是要读者注意欣赏它，而是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作一点回顾，让人们时加警惕，不要忘记他们的恶行。特别是一些中了他们的左的流毒的人，要吸取教训，消除思想流毒，跟上大转变的形势，随着人们前进的步伐，一同发展，一同迈进。

最后，《异国乡情》在《人民文学》是作为小说发表的，如今作为散文，而且以此定为书名，似乎不大统一。我觉得，这一类回忆性的近于真人真事的文章，定为小说或散文都可以，它们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实际上，这本集子的文体也不很统一，有散记，有日记，有特写，有议论，笼笼统统地称为散文集。我想，如果在思想上给人以向上的启示，在感情上给人以健康的感染，那就不管是什么文体，都是有益的。

这里面的文章，水平并不高，还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和读者同志，多加教正。感谢林塘同志替它插图。

一九八二年一月广州

目 录

第一辑

异国乡情.....	(3)
走出马来亚.....	(18)
遥寄星岛.....	(31)
新加坡抒怀.....	(36)
罗马尼亚纪行.....	(43)

第二辑

广湛道上	(103)
复活的村庄	(109)
农场春色	(114)
山野小影	(119)
重访水乡	(125)
丰收时节访潮安	(132)
白腾岛之行	(136)
花市漫笔	(140)
山城叙旧	(143)
南宁忆语	(146)
桂林漫忆	(148)
崎岖的征程	(154)

第三辑

香港纪行	(171)
香港散记	(220)

香岛随感录	(230)
旅港小记	(240)
香港文坛琐谈	(247)
“南风窗”的背后	(250)

第四辑

老兵踏上新征途	(257)
努力反映农村的新变化	(261)
《山谷风烟》小记	(265)
要做高飞的凤凰	(268)
怀念蔡楚生同志	(271)
最后一杯咖啡	(279)
忘不了的歌声	(285)

第一辑



异 国 乡 情

当日本军阀正要发动南侵，太平洋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严重时刻，我从新加坡到了马来亚中部的小城镇金宝，探望我的久别的兄嫂。这小城镇是一个出产锡砂和树胶的中心，人口有两万多，大都是“广府”人，说的是广州话，生活习惯也和香港、广州相似。我到了这里，并无远居异国之感，倒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但这平静而繁盛的镇子，突然出现了战争的景色，坦克车、装甲车，连绵不断地向北马行进，运输车辆载运着澳洲的、印度的、尼泊尔的各式各样的陆军兵种，日夜不停地在街道上奔驰；飞机在上空盘旋；夜晚施行灯火管制；私人的汽车被征用。这许多惊人的战时景象，扰乱了安静的市街，人心浮动。

三天以后，战争爆发了。人们互相走告：“英国的两艘主力舰在暹罗湾被炸沉了！”“日本军队在北马宋卡登陆！”接着，英国丧失了制空权，日寇飞机疯狂轰炸，英军慌忙地向南溃退，市民们惊惶失措，有钱人纷纷向山芭逃遁。这当中，报纸刊登了新加坡爆发了强大的群众运动，要求武装起来，支援英军作战，共同保卫马来亚，保卫新加坡。我看了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和兄长商量，要立刻赶去新加坡，参加抗战。兄长不让我走，说我是新来的“生客”，人地生疏，在兵荒马乱之中，容易发生危险。我说，新加坡有许多朋友，早约好要共同进退的。兄长见我态度坚决，无法挽留，只好让我走。

越日中午，天气炎热，我依然穿上一套呢绒西服，足踏皮凉

鞋，挽着旅行包，和兄长一起走向镇外的火车站。

车站月台上寂然无人，一个旅客也看不见，连站上的工作人员也走光了。候车室里的椅子零乱不堪，玻璃窗也被炸弹震碎。一个赤着上身，光着脚板的印度老人，从候车室里闪了出来，捡拾着破烂。

我哥哥用马来语问他，有没有火车来？

他摊开双手，连连摇头，表示不知道。

哥哥说：“看来没有火车了，还是不要走吧！”他实在舍不得我冒险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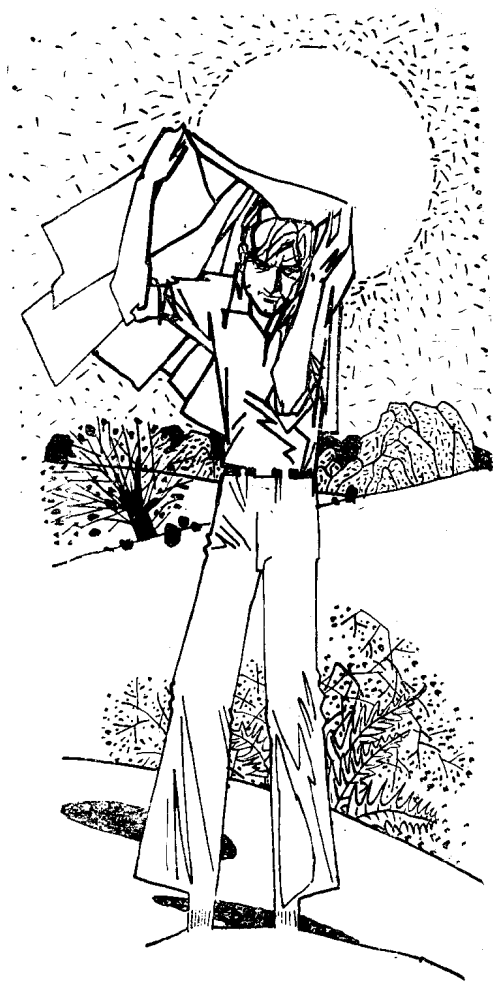
“等等看。”我说，“也许会有军车。”

哥哥是个文化很低、又上年纪的汽车司机，对我很爱护，担心我会遭遇意外，却又不能不顺着我的意，于是无可奈何地陪着我。

我们一直耐心地等候着。太阳偏西了，等来了一列残缺不全的火车。它由英国兵士驾驶着，缓慢地驶进了月台。这列火车很不寻常，挂了好几个火车头，一列长长的、门窗破败的车厢，空荡荡的，除了一些护车的英国兵士之外，几乎没有客人。车子停了，我不管它是什么车、开到哪儿去，鼓着勇气走了上去。

火车停了一会，上了水，又继续开行。哥哥孤单地站在月台上，用忧虑的眼睛凝视着我，似乎掉下了泪。我也站在窗前，依依不舍地看着他。此去是吉是凶？将会碰到什么灾难？我不敢设想。在国内，我是经历过战争烽火的，虽然到了国外才两个多月，一切都陌生，但我是一个进步的热血青年，为了战胜野蛮的侵略者，我有勇气去克服一切艰险、危难。

望着哥哥的影子远去了，我走进车厢。这车厢冷冷落落的坐着几个英国兵，没有别的旅客，我又走进另一个车厢。这车厢一样地冷落，却坐着几个穿囚衣，刮光脑袋，眼睛发出刺人的亮光的彪形大汉。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显然这是从牢狱中放出来的囚



犯。我不敢坐下来，又走到另一车厢去。走了四、五个车厢，都是稀稀落落地坐着囚犯，有些脸色浮肿，有些长满了连鬓胡，有些带着病态，大多是中国人，也有印度人和马来人。可能监狱已经没有人看守，他们是打开了狱门各自奔逃出来的。

我几乎走完了全部车厢，临末，看见一个妇人远离了囚犯，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我走近她，在她的前面坐了下来。她脸孔圆润，白净，约有四十上下，穿了一套灰黑色的唐装衫裤，看得出是一个纯良的家庭妇女。她是这列火车上唯一的女性，竟敢一个人坐着，我很替她担心。我坐下之后，主动地问她：“阿嫂，你是哪里来的？”

她望着我，欣然答道：“怡保来的。”

“这列火车是从怡保开来的？”我又问。

“不，是槟城开来的。”她爽快地回答，似乎觉得我是个诚实的人，可以相谈。

“怎么全是监狱出来的人，没有旅客？”我想了解一下车上的情况。

“日本人快来了，”她说：“人们都赶着躲进山芭，连守监的人也走了，谁还出门？”

“你又为什么一个人出门？”

“我去看妈妈的病，仗打起来了。我急着回家带孩子，可火车不通了，等了两天才等到这列撤走的破车，真急死人！”

“你要回到哪儿去？”

“吉隆坡。要不是家里两个小孩没有人照料，我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赶着回去。”

火车象蚂蚁一样，走得很慢，慢得令人心焦。好在有了这位嫂子作伴，减轻了旅途的寂寞，还使我在心理上消除了恐惧。一个孤单的女人，敢于冒着风险走路，我是个年青力壮的男子汉，又怕什么？我们成了萍水相逢的患难朋友，彼此无所顾忌地攀谈

着。

窗外，炙热的斜阳照着莽莽的草原，照着灌木丛生的林野，照着茂密的橡胶林，却看不见人影，使人感到列车进入了原始地带。大嫂望一望窗外的景色，自语道：“车子走得这样慢，今晚也到不了吉隆坡。”说着，她从藤箱里拿出几个奶油面包递给我，关心地说，“阿叔，车站也不会有东西卖，你吃吧，别饿着。”

“我不饿。”我没有吃，对她表示感谢。随后探询道，“吉隆坡有没有火车开往新加坡？”

“不知道。”她摇摇头，用关切的眼光望着我，“要是没有火车，你就在我家里避一避吧，这荒乱的时势，同声同气的人，都得互相照应。”

所谓同声同气，就是同乡之意。在南洋，乡情是深厚的，乡亲邻里都互相照顾，这是一个朴素的传统。这位态度和善的大嫂，自然从我的口音中听出我是她的乡邻，因此表现得格外亲切。我很感激她，欢声叫道：“嫂嫂，多谢你啦，但我还是希望赶到新加坡去。”

她快嘴地问：“你去新加坡干什么？”

我说：“我在新加坡教书。”

她笑道：“这时候学生都跑光了，还教什么书？”

我想告诉她，我要去参加保卫新加坡的战斗，但又怕说了出来她无法理解，也就不说了。只含糊地回答：“是的，人都跑光了，去也没用。但日本兵快来了，留在这里还不是当‘顺民’。你知道么？‘顺民’就是任由他们迫害、鞭打、虐待、侮辱……”

“侮辱——”她沉吟道，“听说那些死灾瘟，奸淫掳掠，没有人性！真的吗？”

“他们在中国就是这样，”我说，“到了马来亚，将会更疯狂。”

她的脸色有些发白，晶莹的眼睛露出惊恐的神色，一时说不出话。

列车越走越慢，缓缓地进入树林里，好象要停下来的样子。我生怕遇上什么意外的事情，连忙走出车厢，到扶梯上仰头观望，突然发现六架日本飞机在天空飞翔，飞得很低，朝着火车的方向飞来，我急促地惊叫：“阿嫂，快走，日本飞机来了，快走，快走呀！”

听到飞机的隆隆声响，车厢里的囚徒们骚动起来，一面挤一面叫喊。有人见我挡着梯口，急叫：“跳下去，跳下去，快！”

我回头一看，看见阿嫂被几个大汉挡住，急得想哭，我正要往后拉她一把，却被人推下了车。车子刹住了，囚徒们纷纷跳下车来。

“轰！轰轰！”响起了震破耳膜的爆炸声。

刹那间浓烟和尘土笼罩了一切。我急忙爬起身来，向树林里奔逃。机关枪的扫射，炸弹的轰炸，飞机的鸣叫，交织在一起，发出死亡的威胁。

我在丛林中狂奔着，尽量远离铁路线，走了好大一阵子，气喘喘的坐了下来。在树叶的疏影中，看见日寇的飞机飞得很低，简直在树梢上掠过。它们不断地用机枪扫射，盲目地轰炸了一轮之后，隐去了，林野间一片死寂。

我跟着几位英国兵士走出了树林，回到停车的地方。只见火车两旁有许多炸弹深坑，有些车厢被炸毁。木板、椅子和树枝横七竖八地堆积着，一片零乱。一些囚徒被炸死，血肉模糊地抛弃在沙土上，有人半截身子埋在泥土里，另一些人在抢救。我们乘坐的车厢被炸毁了，不见了阿嫂的踪影，我心里十分难过。她的行李和我的手提包都埋在毁坏了的车厢里。

她是不是遇了难？我想着。我察看了十多个被炸死炸伤的人，都不见她。会不会埋没在炸毁了的乱木堆里，或埋没在翻起